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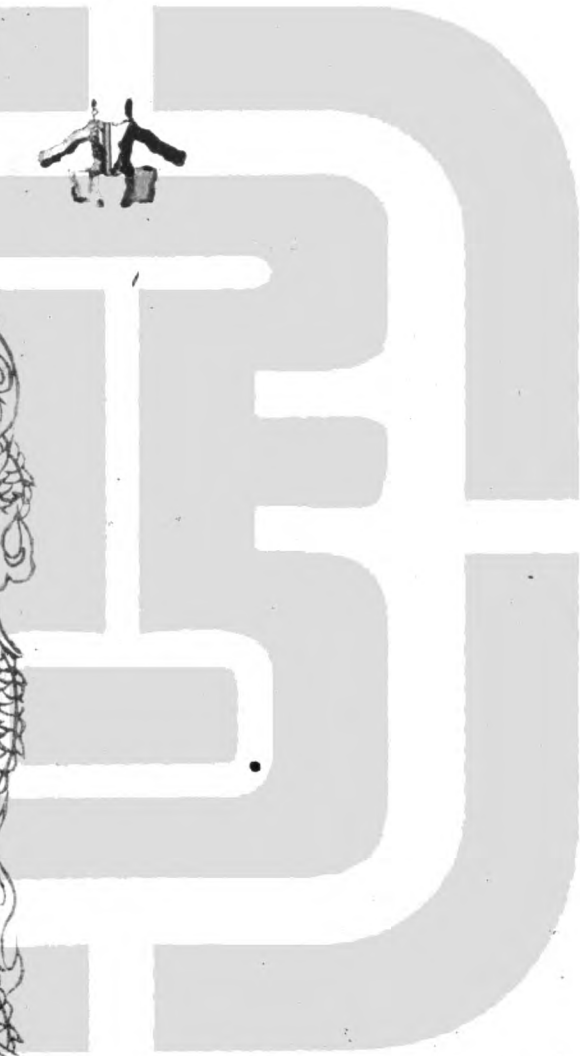
佛說須賴經

經籍

百七十一
必二

43483

U U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肇固 帝漸綴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佛說須賴經 二

前涼月支優婆塞支施喲譯

必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千人
尔時世尊遊近舍衛大城爲國王大臣梵志
長者及諸細民供養世尊給所當得尔時城
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信佛法衆奉持五戒
修行十善奉行慈心終不起心於一切衆生
行於悲心志不疲極行於喜心常樂正法行
於護心苦樂不動堅固無上正直道心以方
便善欲度人故居舍衛城示現極貧
於是釋提桓因以天眼淨徹視於人見舍衛

城中極貧。須賴執堅固德善行。純備心無志。怒執志堅強。無有瑕穢。坐起經行。不失威儀。出入周旋。常懷等行。飲食坐卧。常懷等心。左右睡寐。已皆除盡。少欲知足。易死易可損於利。求利衰毀譽。心不傾動。至心堅固。離於貢高。攝持謙慎。心靖純淑。質直善說。言信不華。奉八關齋。知節少食。普城所敬。無有馱足。諸造見者。與之說事。莫不歡喜。食節衣。姦又致供者。讓而不受。樹葉爲器。茅草爲席。衣食之餘。輒以轉施。無所蔽積。清淨潔白。離於死業。於一切生。無所志願。常以晝夜各三詣佛。如來常開閉。瑕容其禮拜供養。諮受法言。若其

須賴欲詣佛時若千百人常從與俱若其須
賴所遊居處若行若住若坐若卧其地界分
無有空閑人衆圍繞

於是釋提桓因取心念言如是族姓子淨戒
淳淑善行威儀恐子將奪我處當下試知審
求何道於是釋化作數人住須賴前罵詈須
賴言不慎理又以瓦石刀杖加之於是須賴
以其忍力專行慈心不瞋不恚於是釋提桓
因復化作人住須賴前謂須賴言唯然須賴
如是人等罵詈無限言不慎理又以瓦石刀
杖加汝若人見聽爲汝殺之須賴荅言莫說
是語所以者何不善譏仁者殺生之報正使

彼等刀割我身破如趺跂樹尊尚不發惡意
加於彼等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報應有二種
善者生善道種惡者墮惡道以是故我不敢
恨彼況欲斷彼命於是須賴說是偈言

其種於苦者

必生獲苦果

其有種恬者

必生得恬果

如此報應者

是智為現事

惡者報應苦

善者報應樂

是故不當三

為惡身口心

是故有智者

不當以勸人

當常行三善

於是身心口

常以此勸彼

若人樂善者

於是釋所化人不能動須賴於是捨去於是

釋提桓因於須賴前化作七寶金寶現須賴

前復化作衆人住須賴前謂須賴言取是金
寶可用布施亦可作福可以作服飾卧具亦
可好衣亦可美食云何守是貧行須賴報言
前之惡行諸仁者我之此報今我如今貧鄙
然不能守是貧當犯不與取也唯須賴宜可
樂活盡壽何爲乃遠慮後世之報以爲言說
須賴報言諸仁者是爲遇法夫見法者慮是
重報能慮重報者是則爲明達不明之士慳
貪他有犯不與取能離慳貪則爲明智夫不
智者貪得多積以護身命無所護慮則爲明
達於無常有常想於苦有樂想無我有我想
不淨有淨想如是者犯不與取觀無常計苦

計空計不淨者是則爲明智計吾我倚居家
如是者犯不與取不計我不犯他如是輩則
明智無充飽不知足如是輩犯不與取充飽
知足是則明智不淨戒者犯不與取其淨戒
者是則明智不見報應愚癡之士犯不與取
見報應者是則明智夫饕餮者犯不與取不饕
餮者則爲明智圖他所有貢高噪擾犯不與
取讓一切有則爲明智當於時則說偈言
伏藏至千億 彼不聞捨心 如是世之貧
是則非明智 家無一食儲 而有捨施心
如是爲大富 明智者所歎 聖賢善顯現
而能不爲惡 愚難加嚴飾 爲惡則不顯

願爲智所罵

不爲愚所歎

愚者歎於惡

明者歎於善

天所化諸士不能令湏賴犯不與取於是釋
化已爲長者形持名上寶價直百千住湏賴
前謂湏賴言我於王波斯匿前有所諍訟引
仁爲一證以寶相與願仁爲我證湏賴謂言
仁者莫作是說我不能以不知故而妄言何
以故妄言者仁者爲自欺身亦欺他人欺諸
聖賢妄言者仁者今人身臭心口無信今其
心惱夫妄言仁者令其口臭今身失色天神
所棄夫妄言仁者亡失一切諸善本於己愚
真迷失善路夫妄言仁者一切惡本斷絕善

行閑居之本於是時說此偈言

大口臭穢者 妄言者語時

妄失清白法

意志多忘誤 為護己諸神

聖賢所欺誤

彼士常羸疲 夫喜妄言者

諸惡之根本

斷善本於彼 必當趣惡道

夫妄言仁者

若以滿天下 金真珠相與

夫守持法者

不為之發言

釋提桓因不能使須賴言妄便捨去於是釋

提桓因謂阿湏倫女首耶日行玉女識乾執

樂第一夫人法汝等詣國貧湏賴動其閑居

試知為審離欲為故服欲不耶於是首耶阿

湏倫女日行玉女識乾執樂第一夫人於冥

夜靜時於須賴所止地之分界行詣於彼說
焜焜恬辭與須賴言起仁者我等故來相事
且觀須賴我等形容之嚴好塗旃檀香瓔珞
被服鮮明適在盛時視此須賴以汝之福故
得我等執事須賴視以便作是說汝等盡是
地獄餓鬼畜生行事非天人之執事又觀汝
等身如幻化之自然觀汝等之形聚沫泡之
相旃檀香之塗我觀其如是審諦法聚會不
淨血所澆衆服嚴淨見如是幻化所作心之搽
疾合會愚所觀無常散滅法以己福觀汝等
行趣地獄類所已失志不護己志欲何不明
不淨者是則貪於欲附臭處者是則貪於欲

附穢惡者是則附於欲純荷諸苦者是則貪
於欲謂貪欲樂者是則附於欲欲入地獄者
是則附於欲欲入畜生者彼則附於欲欲入
餓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親惡人者是則附於
欲欲成就貪者是則附於欲鬪諍怨訟會者
是則附於欲欲被繫閉者是則附於欲顛倒
之所生增益愛結者是則附於欲狂悖迷惑
者是則附於欲醉亂闇冥者是則附於欲不
善之所近善之所捨離一切諸不善之所纏
縛者是則附於欲迷失徑路者是則附於欲
修行不善者是則附於欲羸劣奪人力者是
則附於欲欲雲之所覆者是則附於欲欲近

鬼魅者是則附於欲欲近返足鬼者是則附
於欲欲近牛馬狗猪駝象羖羊豺者是則附
於欲欲近非人者是則附於欲欲離戒聞施
者是則附於欲放捨閑居者是則附於欲專
惑專真專益勞塵專損減於無上道者是則
附於欲當於是時便說偈言
臭穢不淨者 欲腐亦如是 專苦不附樂
獄鬼畜生處 與不誚者會 欲醜亦如是
處非法之處 諍訟與怨惡 繫縛之縛者
顛倒之所生 愛欲所增益 從是所生者
是則附於欲 迷惑之所惑 和協與同塵
是則附於欲 燒然之景熱 合會成衆惡

毀滅於衆善

諸惡之根源

如雲之所蓋

附欲亦如是

鬼魅之同處

反足亦如是

形色之所惑

視欲亦如是

牛羊狗犬猪

馳象殺羊豕

附欲之所親

離於一切法

或聞施閑靖

零落附於欲

專惑增勞塵

損減無上道

是則附於欲

欲脫者離色

如汝滿天下

妙容勝汝等

不能汙吾意

諸功德備悉

首耶阿須倫女日行玉女識軋之夫人不能

動須賴皆捨而去詣釋提桓因詣彼已勿疑

也天帝彼已見諦無復女色假已離於欲普

於世無著於是釋提桓因益增驚恐衣毛為

豎無疑也族姓子必從於我生於是釋提桓
因自往詣須賴已往須賴前叉手說偈言
發何仁願者 汝行如是法 閑居清白戒
日月釋梵帝

於是須賴說偈荅言

云何明智者 日月釋梵帝 三界之上業

此皆無常存 如幻之示現 云何明智者

當著三界耶 所可無生長 亦無老病死

亦無有憎愛 所處平如秤 願普案一切

成佛覺未覺

於是釋提桓因即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說
偈讚

勸仁普慈心

如是言之說

善哉當成就

如是無上願

速降伏衆魔

雨於甘露法

爲行衆善故

必成世普愍

於是國貧須賴彼於異時行於舍衛大城之中便於城中得先時人瑞應天金之珠價直普世寶於是國貧須賴手持珠已便舉聲言今於舍衛諸仁者於是城若有極貧者當以是直普世之寶而惠與之彼時有舊長者居家貧者皆走馳詣我等極貧以寶見惠又復餘人數百之衆亦從乞寶我等極貧須賴荅汝等不貧所以者何於是舍衛大城之中有一極貧者當以是金珠寶而惠與之諸人荅

言於是城中有誰極貧荅言王波斯匿是極
貧者當以是寶而惠與之諸人荅言止止須
賴莫說是語所以者何王波斯匿者豐富大
財其業同普倉藏盈積於是國貧須賴於大
衆前便說偈言

財業雖豐廣

而不知充飽

大海尚可滿

是貧終不足

若增六五貪欲

展轉於諛諂

現世及後世

如是分貝無智

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已與諸大眾圍繞
周而詣王波斯匿當於此時王波斯匿以財
寶故收上族姓子五百長者爲之設罪欲薄
其財義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詣王波斯

匿詣已便謂王言我行舍衛大城之中得往
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大王我便生意欲
以是寶與極貧者以是故大王如我所憶念
是城中唯王極貧善哉大王唯受是寶於是
王波斯匿便有慙顏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
汝耶於是國貧須賴於大眾前爲王波斯匿
說偈言

夫以貧縛者

增業而不飽

爲王造損耗

熱已亦熱彼

不顧於後世

無德不計死

如是不貪耶

以法故明者

善立成大慈

不成長塵勞

知足無所欲

彼貪不後生

若見於衆生

即生大悲心

以是無怨慊

如是富大財

善處閑居士

貪富貴之士

如不獲於法

於下貧衆生

一切從衆邪

好於女色樂

不願當來世

王如是貧者

已屬於女人

其信清不濁

戒禁淨無瑕

姓和懷慙愧

捨使常安住

聞法從聖賢

往往慧入心

後世捨惡趣

如是不貧士

以法自校飾

手終不捨施

身壽業不要

不從道趣要

壽或於世行

或猶如醉象

如是之貧士

無有志性故

若有信佛寶

法寶敬聖衆

身命業不要

不要易取要

不恚亦不愚

立志樂不惑

如是士不貧

明智者所敬

必性無飽足

夢燒不捨步

衆流無充足、晝夜流入海、日月無充飽

周行於四域、王貪無終飽、積財不飽終

大王火性者、不求燒草木、此是其常數

亦如是大王、於三無所燒、王富貴無常

其喻如草露、誰當願求王、聞如是說者

於是王波斯匿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卿誰

當證是大王不聞耶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一

切智一切現所知審誠信立所證審於一切

諸世人阿須倫遊於是舍衛大城須賴我亦

曾聞見是者大王如來為我證王貧甚於我

以是故須賴當往問如來如彼所決便當奉

持於是國貧須賴說偈言

我師行不遠

我今於是念

彼知乘空來

於彼無不知

今世及後世

心心俱知已

大儒當至此

彼亦無貢高

愍一切衆生

雖遠必當來

衆生志心故

我唯願大王

必信意莫度

當立至誠誓

世尊必當來

華鬘及衆香

幢幡及伎樂

大儒如是來

須賴义手右膝著地說偈言

若佛審諦知

我定至心者

以是至誠故

普知立我前

說是言已於是地動如來忽然化從地出五

百弟子菩薩千二百釋梵護世者諸天數百

萬見佛現神歎未曾有王及大臣一切眷屬

皆跪禮勝足數千衆生供養世尊皆發道意
於是國貧頃賴义手白世尊言我行是舍衛
大城中得往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以是
故世尊於是城中若有貧者當以與之世尊
我謂是舍衛城中王波斯匿即是極貧何以
故侵剋他有不知厭足貪於財寶不諦於誠
實媿惱下貧減損富有者專於王勢愛著色
欲以是金珠與之王不肯受問我以誰證我
貧仁富唯願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一切智
一切慧所知審爲信審爲稱審別爲一證善
哉世尊等心於一切去離貢高無所偏黨願
證是義於是世尊告王波斯匿審實大王如

須賴言審介時世尊審介安住於是世尊欲
使須賴疑告王波斯匿言有緣大王富於須
賴復有緣理須賴富於大王彼何等為緣所
謂王業尊貴之利營從金銀珠玉水精琉璃
真珠珊瑚象馬車乘倉藏儲珍以是因緣大
王富於須賴若復大王施與戒聞捨無惑著
閑居之德慈悲喜護禪定解脫三昧正受信
佛法衆堅固之志直信慚愧有行以是因緣
大王須賴富於王假令大王所部人民財寶
富有皆如大王以比此族姓須賴行七步中
間戒聞施智百倍不及千倍不及巨億萬倍
不得為比於是王波斯匿攝除貢高白世尊

言甚得善利安任而我界內有是大士世尊
言如是大王如是大王王之界內有是大士
又復大王又復多有餘大士在王國界如須
賴者王波斯匿於須賴前說偈言

仁是我之師

佛亦我之師

緣仁除貢高

今以國相上

願與營從俱

為仁之弟子

為貢高所欺

使於斯長夜

為王位所惑

不行於道法

今聞須賴言

蒙仁當行法

今是五百人

吾以貪故繫

今悉放捨之

願屬仁侍使

此五百人聞得解脫已欲報須賴恩滅意不
願業無所復願戀以誓自誓立一切智心於

是王波斯匿謂須賴言我貧仁不貧須賴仁
所言是為快善其稱須賴貧謫以犯王法是
須賴者但當名須賴不得復稱貧於是族姓
子須賴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
白佛言是諸大衆普會欲見如來善哉世尊
為是大衆如是說法令是大衆不忘見佛佛
告須賴言族姓子有四法具足受持若族姓
子族姓女見如來者審見善見何謂四法至
心愛心悅心敬心是為四復有四何謂四是須
賴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色像成就便發無
上正真道意至心發意不違如來意愛念衆
生欲永度脫故欲使奉法故欲使三寶不斷

故以是四法故須賴族姓子族姓女具足見
如來成其審見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
女見於如來成其審見善見何謂四色痛想
行識行無所視見觀四大等空諸情如空聚
我想覺知以是四事族姓子族姓女成其審
見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佛甚潔
淨於我離我故淨於衆生離於衆生故淨於
壽離壽故淨於命離命故淨以是四法具足族
姓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復有四何謂四
天眼無所作爲慧眼無所著行佛眼如審覺
寤法眼如知所現是爲四法復有四法族姓
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何謂四淨於戒品

無所連著淨於定品以諸法定故淨於慧品
以度世智等故淨於解慧度智見品善解脫
解脫無所度故以是四法具足故見如來甚
潔淨當其說是四事次第法化時七百弟子
發意以弟子乘而得解脫具滿千衆生發無
上正真道意於是世尊爲王波斯匿及諸大
衆說是法教訓皆令歡喜踊躍便從坐起與
菩薩及諸大弟子以神足力乘於虛空猶如
鷹王還到祇樹給孤獨園於是王波斯匿謂
族姓子須賴言若如仁者詣如來時願見告
勅已欲侍從可尔時王亦願大王後宮姝女
及諸大目大衆圍繞俱往見佛於是舍衛大

城之中立普施限不詣佛者使有過謫所以
者何又復大王菩薩立行不獨爲己故菩薩
立行欲安一切衆生故又復大王菩薩不以
一人二人故而發道意大聚大衆以爲將從
於是顯好又問何謂菩薩之將從一切則是
菩薩將從欲濟度脫之故發道者意是菩薩
之將從不觸小乘而轉進故心堅固者是菩
薩之將從欲攝伏一切諭詔衆生之故無懷之
必是菩薩之將從欲差異之行轉進之故無
猶豫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亭等轉故布施
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懷嫉衆生故持戒之
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惡戒衆生故忍辱之心

是菩薩之將從攝持躁擾衆生之故精進之
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懈廢衆生故禪定之
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亂意衆生之故智慧
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一切惡智衆生之
故慈心大王是菩薩之將從心在不捨衆生
故悲心是菩薩之將從入於生死不患厭故
喜心是菩薩之將從以法樂樂於衆生故護
心是菩薩之將從憎愛俱滅等行之故四恩
者大王是菩薩之將從諸法無家而等行故
種種善本報應是菩薩之將從相好智慧充
滿具足故誓願潔淨是菩薩之將從淨佛國
土故三脫是菩薩之將從止宿甘露門之等

行故誠信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是菩薩之
將從無違逆辭之等行故柔軟甘辭是菩薩
之將從應辯報荅等行之故無所憍亂是菩
薩之將從於一切衆生無相貌故多聞具足
捨以轉受是菩薩之將從志念無妄等之故
尊敬師長是菩薩之將從未聞之法令人聞

知受持正法等行之故捨家之心是菩薩之
將從如所作無有損減等行之故閑居之心
是菩薩之將從白黑之法堅守護之故威儀
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望於他有所受故淨
德無染是菩薩之將從以甘善本等行之故
潔淨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無信衆生以立其

信等行之故無放恣心是菩薩之將從一切
佛道品法具足充滿等行之故於是王波斯
匿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以好名衣
上服若干色綵其價百千奉上須賴供養法
故以法故受彼不肯受而說是言止止大王
是王所服所以者何我自弊服補納之衣
有時大王我之此弊衣掛樹一日或至七夜
無有取者亦無貪者我起遊行無顧惜意以
是故大王凡衣服者但以蓋形使已無羞意
又令彼不貪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如
汝須賴不受是衣者願以足履令我長夜得
福安隱於是族姓子須賴便以足蹈是名服

百千價衣慈愍於王波斯匿故於是王波斯
匿謂族姓子須賴言是之名服仁以足蹈何
置之對曰大王是之名服舍衛城中有諸貧
窮孤獨可以與之於是王波斯匿勅其左右
卿等持衣往於是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
羸老便以與之唯然大王國中若干衆人及
諸貧窮者聞王波斯匿以百千價衣若干種
色與須賴以而已惠施城內城外普來集聚
於舍衛城百千億衆生皆適得是百千價服
已皆服者之適服者已善心生焉我當以何
等報是須賴而為供養承佛威神又須賴所
建立便於空中而現聲言不以香華及塗香

不以甘餽饍而可以報須賴無過發道意須
賴不以衣食故亦不利供養歎譽名德故但
以度衆生及發道意故順從彼教者當行道
之智於是族姓子須賴便從坐起與王波斯
匿俱后宮姝女臣吏大衆人衆圍遶前後出
舍衛城行詣祇樹給孤獨園舍衛大城之中
人衆十億國中貧人聞族姓子須賴往見如
來念須賴恩悉皆從行以佛威神釋提桓因
從舍衛城至給孤獨園於其中間化作場地
廣普雜綵妙好如忉利天晝度之宮若干校
飾又化若干種寶樹於樹下化作師子座高
妙堅固高千肘以若干百千天繒敷其上文

編雜綵阿須倫女首耶之后萬玉女俱而侍
衛皆持天華天香鼓樂舞歌供養如來師子
之座已爲供養於是世尊知衆人以會與諸
菩薩及大弟子出於祇樹行詣於嚴淨師子
座詣已於師子座結加趺坐如來適坐於師
子之座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種振動現十
八瑞動而復動而復大動於是釋提桓因子
瞿或在會中坐於是瞿或天子化作六萬座
天之所化已請諸菩薩使各詣坐便說偈言
唯座諸淨士於是坐坐是善本疾得佛座
諸菩薩愍瞿或天子故便坐其座於是般耆
識軋執樂王子謂日行玉女言汝往與是五

百天樂俱同音歌歎佛德俱供養世尊師子
之座須賴未來之頌所以者何族姓子須賴
功德巍巍將從衆多當見如來者則不容汝
等於是日行玉女般耆識軋執樂王子之后
作五百樂往詣如來已皆誓首佛足手執樂
器皆同一音歎世尊德而歌頌曰世尊往古

百劫修閑居行世尊普調衆生使樂布施世
尊身口及心樂持淨戒願禮體如須彌山世
尊忍慈堅固不勞世尊精進堅力如樹世尊
禪慧之光無所不作願禮三垢無垢世尊已
勝貪婬瞋恚愚癡之垢世尊所作已辦願禮
三界所應供養此諸垢汙魔女百如來見已

以無垢目心得安隱成就佛念捨離於欲不
復觸近於欲樂問於如來除心之垢莫使有
勞垢意者歡悅衆生意願禮彼足訓三十二
相勝瓔珞百福功德滿善音於衆生所往淨
願禮無皆神難及神天金軟足行步師子之
雲與所往行化因釋胎生今所歎德百福滿
願使衆生心普悅無疲倦所歎勝之德願令
疾得歎是者於是族姓子須賴與王波斯匿
及王後宮與諸大衆眷屬圍遶諸天百千之
所歌歎行詣世尊已稽首世尊足於一面住
王波斯匿稽首如來足各繞三匝於一面住
於是王波斯匿以其仁座而讓須賴而說此

言唯族姓子垂恩務矜坐此仁座須賴便坐
於彼仁座於是衆中有諸天子未見須賴者
見是貧人有何功德爲王見敬乃如是耶於
是釋提桓因知諸天子意謂諸天子言莫起
慢意於是仁者而今諸仁功德損減長夜不
安所以者何我其審諦是族姓子大功德善
法充滿又諸天子且待須臾觀其功德善法
具足於是族姓子須賴欲悅諸天子意便白
佛言唯然世尊現說菩薩大士濟度衆生之
嚴好智之嚴好示現嚴好具足充滿疾成無
上正真之道

是時世尊以如是像放身光明照須賴身適

觸身已族姓子須賴蒙佛光明是時須賴身
逾釋提桓因數千萬倍須賴之身姝好如是
於是諸天子見須賴身姝好如是甚大歡喜
便禮須賴而以天華散敬其上於是世尊告
族姓子須賴言菩薩處貴而現卑賤欲度人
故是則名曰智之嚴淨而以威儀悅可衆生
可衆生已便現其行久現神通是智嚴淨又
族姓子菩薩大士意得自在示現極貧為諸
梵志諸人所敬是為嚴淨又族姓子若其菩
薩示現下貧咸厲外學除其貪意現處大業
又現捨家欲以導示厭家衆生故是為嚴淨
是為須賴是為菩薩淨於衆生智慧嚴淨精

進嚴淨之具足也疾成無上正真之道於是
阿難白世尊言是族姓子發行已來久遠云
何而為如來所光飾乃如是乎於是世尊告
阿難言是族姓子阿難往世具足多供養諸佛
數億百千行諸度無極所行之行而以神通
用為娛樂已得三忍以得應辯以方便善度
衆生故示現極貧於是阿難白世尊言族姓
子須賴示現貧行以度衆生其數幾如世尊
告曰阿難欲天七千色天萬二千皆發無上
正真道意度世人無數發道意者及生善處
又問久如當成無上正真之道得道之時名
号云何其佛世界嚴淨何類於是世尊欲歎

族姓子須賴國土嚴淨便說偈言

阿難聽我稱 諸世之將導

以成衆生故

高廣弘普稱 發於大乘行

其劫無限數

從始初發意 行善行以來

奉事於諸佛

及其所供養 為諸法之長

常擁護之故

智所往往行 於諸度無極

神通自娛樂

長夜行四等 善學方便善

其見生死穢

明審於佛法 善學相純淑

如衆生之本

隨本度脫之 以意智所行

住於甚清淨

已得應譏辯 住於諸揔持

已度於魔鈎

諸佛之威儀 堅住而不動

無所汙染著

度世之八法 利衰現聽持

無所於諸法

不遠亦不近

喻如虛空性

其心無所著

無有疲厭意

常行大悲心

堅固住揔持

以被慈德鎧

如於己之慈

於衆生亦然

終不懷嫌恨

犯者不校問

如其所應受

迎侍而不避

口言行無違

諸法普學法

如其解脫相

二法俱解脫

三忍具足得

於行無所起

諸佛之所行

威儀善建立

於諸士行行

多饒益衆生

彼方則不定

而無有如來

須賴所行處

如供養世尊

敬亦當如是

諸天及世人

我滅度之後

後世法盡時

須賴於行彼

東方之世界

其土名妙樂

如來名無怒

當從彼來還

餘三阿僧祇

於其數不滅

於是已之後

續當勤行道

當嚴淨國土

欲度衆生故

彼於是却後

當成其勝道

号光世音王

土如阿閼佛

如來之世界

世界名善化

衆德悉備具

安住壽萬歲

處於世教化

僧數喻無限

少發小乘者

求大乘無限

普知神通力

凡夫愚闇垢

善化普清淨

彼當普今稱

一法化教誨

彼無魔牽連

普等清淨智

導世滅度後

正法住於世

八萬四千歲

法慧不隱蔽

須賴所化衆

承奉道高行

一切當主彼

除置漏盡者

當為族姓子

須賴解脫決時

一切衆會各各

以衣覆須賴上勸助之聲三千大千世界莫
不普知以其勸助之聲無量無數諸天龍鬼
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眞陀羅摩休勒人及
非人應聲皆至聚會而坐供養族姓子須賴
世尊亦為是等以是法化因緣種種說法皆
令諦解於三乘行於是王波斯匿住世尊前
叉手白世尊我狂醉王位狂醉財業狂醉榮
貴狂醉庫藏金銀倉穀慳貪無厭逼迫衆生
以為國財如我世尊世世以如是像處位施行
之法化皆從族姓子須賴聞已我為極貧須
賴所決今於世尊前捨置於國以流離太子
立為王子當奉戒當許身為世尊及諸衆僧

守園給使所有財寶當為三分一分於佛前
奉上衆僧二分與諸貧窮孤獨三分以為王
事之儲誰復世尊聞如是像法處位教化當
有意著於財業者也為愚癡惡友所攝持者
乃有著意我以是所作善本惠施衆生願發
無上正真道意於是會中五百長者五百居
士五百梵志五百臣吏聞王波斯匿作如是
像師子之吼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捨家財業
欲於世尊之化捨家入道置中三百人其餘
皆現為比丘僧已除鬚髮服著袈裟於是族
姓子須賴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向
世尊叉手白佛言願從世尊及十方現在諸

佛受捨於家於是族姓子須賴稽首十方諸
佛世尊而發願言諸佛世尊聽許入道於是
諸佛各申右掌摩須賴頭適觸其頭鬚髮皆
墮法衣著身威儀安祥於是三千大千世界
六反震動放大光明普照十方雨於天華是
諸佛臂皆不相障世尊釋迦文申金色臂摩

須賴頭彼諸發道意者見是現化是輩皆當
為諸佛之所受決當說是法時五百比丘發
弟子乘皆得無著滿千菩薩皆得不起法忍
尔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受是法化奉持誦
說周滿敷演廣大衆生所以者何是五濁世
衆生濁勞垢濁壽命濁邪見濁時劫濁佛興

世非是其時欲度此等故使須賴示現極貧
所以者何我不以如此忍界之儀而示現一
人不度也以是故阿難當現是法布示衆生
此衆生等當信是法當從解脫當如是等爲
如來所化佛告諸弟子善念奉持族姓子須
賴及王波斯匿釋提桓因長老阿難諸天龍
鬼及阿須倫及世間人聞佛所說莫不歡喜
稽首而去

須賴經

必

唵 山咸

焜焜

於文

閑

胡旦反

跂

徐與床反樹名也
又經音義才與反

躁疾

上子擾

而沼

饗

上他力反

譙

知華

槽

音曹

